



最近听闻某商业特色街要拆除的消息,联想起之前一些特色街市的拆除或拆迁。虽然尚未步入老年,但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满满的儿时回忆中不免有些伤感。

城市更新是任何国家都在做且应该做的。纵观城市更新工作做得好的国家、地区、城市,都会以十年或数十年为一个周期,分地区、区块、街区定期更新相关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建筑物。城市更新是保证城市基础设施常用常新、建筑物经久耐耗的必需之举。

上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以商业开发为主、市政工程建设为辅,对市区各街区、各片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工作。在持续数十年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中,大量曾举家甚至几代人共同蜗居于斗室的数以百万计的市民搬进了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生活便利的新居之中。可见,上海数十年来开展的城市更新工作,足可谓大快人心、深合民意的良政。

在被拆除的区域中,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对象,那就是特色街区。

特色街区主要指具有多年历史传承的、能够代表其所在城市文化内涵、地域特点的商业街市,包括餐饮、农副产品、服装家化、花鸟鱼虫、五金小物、书报文玩、游艺娱乐等各行业特色店铺集聚的各类商业街市。长达数百载、短则数十年,这些特色商业街市,长期承载着周边居民、游客的便利生活、日常购物、假日休闲、旅游观光等多项功能,是所在街区、整座城市乃至所在区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城市功能节点。

随着城市更新工作的不断推进及城市服务样态的不断提质和迭代,原本分布于各地各街区、片区的上述大量特色街市也纷纷被改造、拆除或拆迁。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已被拆除或等待拆除的特色街市的文化价值反而得以显现,这就是很多特色街市在被拆除前后往往会迎来消费高潮的原因,市民、游客于此时蜂拥而至并热情购物的最根本原因往往出于眷恋和不舍,简而言之就是出于文化消费需求而非刚性消费需求。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这一变化趋势和新发特点正好与国家大力提倡文旅消费及着力发展文旅产业的大政方针是高度吻合的。

因此,对于特色街市,如能以某种形式的保留甚至原地保留,从中长期观之,考虑到其自身所具有的上述潜力和辐射带动效能,显然可以为所属行政区划带来极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不失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载体、有力抓手、储备工具。

几十年来上海对于特色街市的城市更新也有过诸多成功范例,如豫园城隍庙商圈及各区尤其是远郊各区的特色古镇老街等。因此,对于诸如中央商场、成都路花鸟市场等待拆及已拆的沪上特色街市,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上述成功模式,在今后的城市更新工作中,对其翻新如旧,而考虑到建筑物的原地翻新技术日臻成熟,可以考虑并不拆除这些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建筑物,代之以在其基础上予以牢固、翻新和基础设施升级,以不伤筋动骨为前提,使其老树发新枝、获得新生,成为所在地区的文旅消费的重要地标。



边看边聊

“扫街”最大特点是,你拍到的照片,别人很难再拍到。这叫做撞上了眼了。

有次我上街购物,路旁一辆出租车突将怀抱婴儿的女子碾在车下,我见状毫不犹豫把手机塞进兜里第一个冲过去试图抬车。这时附近其他路人也赶了进来,最后合力救出母婴。事后我才掏出手机,记录刚脱离险境女子在呼唤婴儿的场面(左上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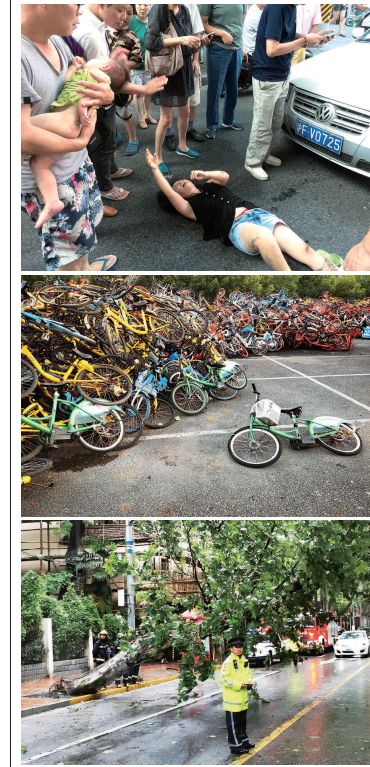
在救人与拍车祸的伦理中,我瞬间选择了前者。

据传,古时元宵灯节有持小灯者,替人照路拾取遗落钱袋或簪子之类的东西,谓之扫街。时易世变,后来“扫街”一词多指到街上任意抓拍,对象可以是人、事或者现象的摄影活动。

不讲究器材贵贱,也不追求拍摄技巧。“扫街”是体现拍摄者的反应能力及看待事物的角度,以抓到引人共鸣的画面为硬道理,如共享单

车无序扩张(左中图)、小菜场里的“疫中作乐”(右下图)。随着智能手机的摄影性能日益强劲,原先拿照相机“扫街”者也纷纷换作小巧玲珑的手机。它携带方便,不用调整光圈与速度的参数,抓拍时敏捷和隐蔽;尤其聚焦批评性场景时很不起眼,可避免对方察觉,不时机非常理想,形象地反映了当天灾情(左下图)。假如媒体获悉这个信息前往补拍,也许现场已被清理完毕。

随着前不久《民法典》出台肖像权的法律规定,恐怕对手机“扫街”会有相应羁绊。往后如遇精彩瞬间想按快门,恐怕要考验你的判断力与沟通力。微笑是最好的名片,先消除被摄对象的疑虑,表明自己是影像记录,不会涉及侵权行为;在征得同意后的拍摄还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既表示尊重对方,也养成文明拍摄新风尚。倘若拍摄遇对方婉拒,你就得立刻收手。



“扫街”最大特点是,你拍到的照片,别人很难再拍到。这叫做撞上了眼了。

有次我上街购物,路旁一辆出租车突将怀抱婴儿的女子碾在车下,我见状毫不犹豫把手机塞进兜里第一个冲过去试图抬车。这时附近其他路人也赶了进来,最后合力救出母婴。事后我才掏出手机,记录刚脱离险境女子在呼唤婴儿的场面(左上图)。

在救人与拍车祸的伦理中,我瞬间选择了前者。

据传,古时元宵灯节有持小灯者,替人照路拾取遗落钱袋或簪子之类的东西,谓之扫街。时易世变,后来“扫街”一词多指到街上任意抓拍,对象可以是人、事或者现象的摄影活动。

不讲究器材贵贱,也不追求拍摄技巧。“扫街”是体现拍摄者的反应能力及看待事物的角度,以抓到引人共鸣的画面为硬道理,如共享单

车无序扩张(左中图)、小菜场里的“疫中作乐”(右下图)。随着智能手机的摄影性能日益强劲,原先拿照相机“扫街”者也纷纷换作小巧玲珑的手机。它携带方便,不用调整光圈与速度的参数,抓拍时敏捷和隐蔽;尤其聚焦批评性场景时很不起眼,可避免对方察觉,不时机非常理想,形象地反映了当天灾情(左下图)。假如媒体获悉这个信息前往补拍,也许现场已被清理完毕。

随着前不久《民法典》出台肖像权的法律规定,恐怕对手机“扫街”会有相应羁绊。往后如遇精彩瞬间想按快门,恐怕要考验你的判断力与沟通力。微笑是最好的名片,先消除被摄对象的疑虑,表明自己是影像记录,不会涉及侵权行为;在征得同意后的拍摄还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既表示尊重对方,也养成文明拍摄新风尚。倘若拍摄遇对方婉拒,你就得立刻收手。

始成双成对地慢行,互相嬉笑交谈。转瞬间,突见骏马四蹄高扬,飞快地奔腾起来。原来,真正的“姑娘追”开始了。如女青年对男青年有意时,男的骑马在前面跑,女的骑马从后面追,如追上了,女的拿鞭子在男的头上晃一晃,决不落鞭,其意不言自明。反之,女的则用鞭子在男的身上抽打,表示对男的蔑视,男的只能抱头逃窜,不得有反抗行为。表演惟妙惟肖,我们和游客忍俊不禁,酣畅地大笑了一场。

当晚,那拉提镇镇长米吉提安排,盛邀我们一行去他家住客,让我们领略喀什的淳朴的民族风情,又感受了血液于水的民族感情。

米吉提镇长的家,进门是一个宽大的院子,坐北朝南横列着五间平房。只见门口两两相对站着四个哈族姑娘,两个提着酒壶,两个拿着蓝碗,按照哈萨克族待客的礼数,每个进门的客人必须喝掉碗中的酒方能进门,哈族姑娘满脸热情却“执法”如铁,不允许任何通融,谓之“进门酒”。此招,苦了不擅喝酒的女士,一碗酒下肚,骤然满脸通红,醉态显露,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而后进入第一间大平房,只见地毯的餐布上放着羊肉、酥奶酪、奶豆腐、油果子等。米吉提镇长招呼我们一行沿着屋墙席地而坐,围成一圈。此时的他满面春风,一脸喜悦地说:“为感谢上海虹口区对我们的帮助支持,今天用哈族风俗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既荣幸又高兴,我不善言辞,只能以酒表示。”说罢,便手提一壶白酒,倒了满满的一碗酒,张嘴扬脖,一饮而尽。然后,连酒壶和碗一起递给我,让我“照此办理”喝下后,再让我递给右手边的人,如此这般,一个喝完递给下一个,一个也不能拉下,否则不能“过关”。

酒酣耳热之际,能文善诗的小范即兴赋诗:“哈族兄弟情深,上海乡亲痛饮。不远千里相聚,民族同心胜金。”赢得一阵掌声。

酒过多巡,饮者无不半醒半仙。米吉提镇长见状,便恰到好处地让我们移步到院子。

只见璀璨的星光下,篝火正旺。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哈族姑娘在冬不拉、库布孜等乐器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身段优美、舞姿曼妙。舞者如痴如醉,观者赏心悦目。米吉提镇长介绍说,姑娘们表演的是哈族的挤奶舞和绣花舞,分别表现了哈族姑娘从挤奶、搅奶,直到献奶茶的全过程;以及哈族妇女精心绣制巧夺天工的各种服饰和装饰品美化生活的情景,让我赞叹之余陶醉不已。

一直将油菜花,视为我的春花。油菜花的花语,有人说是春天的情话。我想是的,春天里,这花开得自由奔放。

小时候,用菜刀种过油菜秧苗。菜刀的木柄插在地里,将土地两边分开,放进秧苗,再合拢土壤,油菜秧便种下去了。一天下来,不必刻意地去管理,就看着它悄悄地长大。当油菜花将要结籽时,我们在春露将干时便钻进了油菜地里“拍黄老叶”,那花粉沾满了一头的黑发。有对花粉过敏的,我们便开玩笑说是“花痴”。

不仅仅是我将油菜花视为春花,农人最钟爱的便是这油菜花了。一年的田野里,最好看的便是这亲植的花。当油菜花落尽时,一个春天要结束了。

现在看油菜花,是被视为看风景的。我有时想,有人大老远地去看油菜花开,发出些惊叫声,可能是他从来没有种过油菜的缘故。

油菜花开时,便有蜜蜂“嗡嗡”了,蝴蝶也飞来了,春阳里一地的金黄,让农人舒怀畅怀,脱下了冬衣。

现在的郊野,一大片的油菜花开不多见了,看见那花开,人们惊喜了。

正是菜花开的时节,去看看这个春天,便发现着世间的美好。

春天里的花,除了油菜花,桃花也是我的春花。

将桃花也视为我的春花,是因为南汇的桃花种植有源可溯。那时,每个乡都有一个果园村,种植的都是桃树,一到春天,绛红的桃花开满了乡野,南汇便有了个“桃花节”。我也参与策划了几届“桃花节”,《桃之春韵》的吟诵至今还在记忆之中。

对于这朵春花,我深情地去写过。我追溯过这朵桃花结缘南汇的鸿蒙历史。

我的老家离原来的果园乡不远,虽然那时不去看花,但当桃子好吃时,必去果园乡买几篮回来。

这几天与友人相约,想在春天里去看看这朵花,我的桃花。倒不是去交个桃花运什么的,也不在意桃花薄命的说法,去看看,便是情绪的一种释放,去看春天里真正的桃红柳绿。

世事就是这样,花开花落人远去,留下的背影即便清晰,但终究是远去了。

人生的聚聚散散,虽说是一种很正常的活态,但面对着落英,我总有些许的失落。

我沏好了一壶春茶,等着你来看到这春花。你来吗?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偶然约了两三朋友到“新天地”喝咖啡聊天,其间去一趟公共厕所,发现男厕所畅通无阻,来去便捷,我三下五除二就迈着轻快的步子出来了。而隔墙的女厕所要排队,队尾几乎要“拖”到男厕所来了,女士们焦急万分。在医院挂号、就诊、付费、拿药要排长队,那是可以忍可以熬过去的,但是内急比啥都急,怎么熬?为什么女厕所不能造得比男厕所大一倍呢?这一点我不是太清楚。

我发现公共厕所配备了男保洁员和女保洁员,女保洁员是可以随时走进男厕所打扫的,如入无“男”之境;可是男保洁员绝对不能进女厕所清扫——这个做法是不是有点男女不平等呢?女子产假,生小孩了,丈夫有个把月的“陪产”期,最少也有一个星期不需要上班(各省规定不同长短不同),这就比较公平。

老爷叔高宜麟病重住院,可是推进35号病房时,他看见三四张病床上躺着有男病人也有女病人,大家“混睡”。傍晚,他的妻子要回家了,已经累得吃不消了,老爷叔笑着说:你还是陪夜吧,不要回家了,难道你不怕晚上我在这病房里发生什么艳遇?老妻一本正经:做依个大头梦!还有一瓶没吊光,吊光了自家撒铃喊护士。

男人想挣钱,开辆助动车当快递小哥去便是,卖力点,万把块钱一个月收入是有的。只要不怕辛苦,在上海还是能挣到钱的。那么女的农民工想在上海挣钱,想找一份不需要有学历不需要懂外语的简单工作,为啥不去当快递小姐呢?

则不能“过关”。

酒酣耳热之际,能文善诗的小范即兴赋诗:“哈族兄弟情深,上海乡亲痛饮。不远千里相聚,民族同心胜金。”赢得一阵掌声。

酒过多巡,饮者无不半醒半仙。米吉提镇长见状,便恰到好处地让我们移步到院子。

只见璀璨的星光下,篝火正旺。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哈族姑娘在冬不拉、库布孜等乐器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身段优美、舞姿曼妙。舞者如痴如醉,观者赏心悦目。米吉提镇长介绍说,姑娘们表演的是哈族的挤奶舞和绣花舞,分别表现了哈族姑娘从挤奶、搅奶,直到献奶茶的全过程;以及哈族妇女精心绣制巧夺天工的各种服饰和装饰品美化生活的情景,让我赞叹之余陶醉不已。

一直将油菜花,视为我的春花。油菜花的花语,有人说是春天的情话。我想是的,春天里,这花开得自由奔放。

小时候,用菜刀种过油菜秧苗。菜刀的木柄插在地里,将土地两边分开,放进秧苗,再合拢土壤,油菜秧便种下去了。一天下来,不必刻意地去管理,就看着它悄悄地长大。当油菜花将要结籽时,我们在春露将干时便钻进了油菜地里“拍黄老叶”,那花粉沾满了一头的黑发。有对花粉过敏的,我们便开玩笑说是“花痴”。

不仅仅是我将油菜花视为春花,农人最钟爱的便是这油菜花了。一年的田野里,最好看的便是这亲植的花。当油菜花落尽时,一个春天要结束了。

现在看油菜花,是被视为看风景的。我有时想,有人大老远地去看油菜花开,发出些惊叫声,可能是他从来没有种过油菜的缘故。

油菜花开时,便有蜜蜂“嗡嗡”了,蝴蝶也飞来了,春阳里一地的金黄,让农人舒怀畅怀,脱下了冬衣。

现在的郊野,一大片的油菜花开不多见了,看见那花开,人们惊喜了。

正是菜花开的时节,去看看这个春天,便发现着世间的美好。

春天里的花,除了油菜花,桃花也是我的春花。

将桃花也视为我的春花,是因为南汇的桃花种植有源可溯。那时,每个乡都有一个果园村,种植的都是桃树,一到春天,绛红的桃花开满了乡野,南汇便有了个“桃花节”。我也参与策划了几届“桃花节”,《桃之春韵》的吟诵至今还在记忆之中。

对于这朵春花,我深情地去写过。我追溯过这朵桃花结缘南汇的鸿蒙历史。

我的老家离原来的果园乡不远,虽然那时不去看花,但当桃子好吃时,必去果园乡买几篮回来。

这几天与友人相约,想在春天里去看看这朵花,我的桃花。倒不是去交个桃花运什么的,也不在意桃花薄命的说法,去看看,便是情绪的一种释放,去看春天里真正的桃红柳绿。

世事就是这样,花开花落人远去,留下的背影即便清晰,但终究是远去了。

人生的聚聚散散,虽说是一种很正常的活态,但面对着落英,我总有些许的失落。

我沏好了一壶春茶,等着你来看到这春花。你来吗?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快递员男女比例几乎是 100:1——这一点我不是太清楚。有人解释说女子拿到派单,万一要到老公房送快递,万一要送的是一箱子矿泉水到五楼,爬楼梯爬不动,要是送一箱手纸上去问题还不大。其实,快递小哥要把一箱子矿泉水扛到五楼,也是气喘吁吁的呀!

公交站上男男女女一边等车一边看手机,有些女子站立着的两个脚尖是向里的(尽管她们走路不是内八字),但是她们等车时,甚至开会时看电视时,两个脚尖很“内向”;而等车的男子站立着的两个脚尖都是微微向外的。我尝试着两个脚尖向内站立,不一会儿就发现两条腿老酸老酸,抽筋一样。生理上的事情我真的不太清楚。

有一则广告最近经常播:你要装潢的话用什么色系好呢?简单,只要打开你的衣柜看一看,粉色的多,淡紫色的多,那么你的家具和粉刷就采用这个色系好了,这一招虽很简单,但是很灵!我不是太清楚,如果打开男士的衣柜(尤其是上海白领男青年的),大多是黑色的,风衣、羽绒服、运动裤、T恤……统统一色黑,难道家里装潢都采用黑色的不成?难道下班回家还要玩“密室逃脱”?

我琢磨,要是我说我对万事万物都很冷清都很清楚,那么我一定是糊涂了,我还是不要不懂装懂比较好,多请教嘛。比如,最晚跑步的,女士总是稍稍的偏多,男士干瘦的居多(尤其是跑马拉松的),我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

告别的时候到了,我亢激昂,在夜空中久久回荡。二十多年了,此情此景,时时萦绕脑际,始终难以忘怀。

我一直将油菜花,视为我的春花。油菜花的花语,有人说是春天的情话。我想是的,春天里,这花开得自由奔放。

小时候,用菜刀种过油菜秧苗。菜刀的木柄插在地里,将土地两边分开,放进秧苗,再合拢土壤,油菜秧便种下去了。一天下来,不必刻意地去管理,就看着它悄悄地长大。当油菜花将要结籽时,我们在春露将干时便钻进了油菜地里“拍黄老叶”,那花粉沾满了一头的黑发。有对花粉过敏的,我们便开玩笑说是“花痴”。

不仅仅是我将油菜花视为春花,农人最钟爱的便是这油菜花了。一年的田野里,最好看的便是这亲植的花。当油菜花落尽时,一个春天要结束了。

现在看油菜花,是被视为看风景的。我有时想,有人大老远地去看油菜花开,发出些惊叫声,可能是他从来没有种过油菜的缘故。

油菜花开时,便有蜜蜂“嗡嗡”了,蝴蝶也飞来了,春阳里一地的金黄,让农人舒怀畅怀,脱下了冬衣。

现在的郊野,一大片的油菜花开不多见了,看见那花开,人们惊喜了。

正是菜花开的时节,去看看这个春天,便发现着世间的美好。

春天里的花,除了油菜花,桃花也是我的春花。

将桃花也视为我的春花,是因为南汇的桃花种植有源可溯。那时,每个乡都有一个果园村,种植的都是桃树,一到春天,绛红的桃花开满了乡野,南汇便有了个“桃花节”。我也参与策划了几届“桃花节”,《桃之春韵》的吟诵至今还在记忆之中。

对于这朵春花,我深情地去写过。我追溯过这朵桃花结缘南汇的鸿蒙历史。

我的老家离原来的果园乡不远,虽然那时不去看花,但当桃子好吃时,必去果园乡买几篮回来。

这几天与友人相约,想在春天里去看看这朵花,我的桃花。倒不是去交个桃花运什么的,也不在意桃花薄命的说法,去看看,便是情绪的一种释放,去看春天里真正的桃红柳绿。

世事就是这样,花开花落人远去,留下的背影即便清晰,但终究是远去了。

人生的聚聚散散,虽说是一种很正常的活态,但面对着落英,我总有些许的失落。

我沏好了一壶春茶,等着你来看到这春花。你来吗?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

来之我幸,去之我命。